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九十八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四

宋 呂本中 撰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氏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

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内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伊川先生解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

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武夷胡氏傳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

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
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襄陵許氏曰王室大喪諸侯莫聘是以有求金焉書
之非特王之譏也所以徧刺天下之諸侯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氏傳莊叔如周葬襄王
穀梁傳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襄王

陸氏纂例曰七月始葬

高郵孫氏曰春秋天王書葬者五君往者三臣往者

二君往者不書公如京師常事得禮法所當略也

臣往者悉書其人以為天王之喪君不自往而使

臣焉則是無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并解在下文箕鄭文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劉氏傳夫人曷為或致或不致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曷為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為有禮奈何父母在而歸寧也

武夷胡氏傳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於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

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揺動乎出姜至是葢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左氏傳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

之先克奪蒯得田於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酉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武夷胡氏傳殺先都士縠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

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

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
樂耳鄭及楚平
泰山孫氏曰楚復強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於
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
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武夷胡氏傳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

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穀作萩來聘

左氏傳冬楚子越椒來聘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

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劉氏傳聘常事也其曰椒何楚進也楚進久矣曷為始乎此自是與中國通也與中國通者何自是以中國之禮為之者也

武夷胡氏傳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

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内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以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絶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必攘斥之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内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絶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

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陸氏纂例啖子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

泰山孫氏曰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此固周室陵遲典禮錯亂秦人之不若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晋

左氏傳春晋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晋取北徵

伊川先生解禮飾回增美質失之則為禽獸聖人

初恐人之入于禽獸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

而用夷禮則便深貶之

高郵孫氏曰以其易世相讐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

但曰秦者狄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氏傳楚子西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

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

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

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杜氏注蘇子周卿士女栗地闕

劉氏傳孰及之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盟也曷為不與公盟古者内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内交有至尊在不貳之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作屈

左氏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蓋自是與中國等矣楚蠻荆而中國與之等則蠻荆益强而中國之衰益甚矣

武夷胡氏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乎從楚矣故

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公作圏

左氏傳十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襄陵許氏曰楚侵伐書爵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汪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杜氏注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郤缺冀缺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

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傳鄋瞞侵齊杜氏注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

公羊傳長狄也

杜氏注鹹魯地

劉氏意林非長狄乎曰非也春秋正名狄也戎也淮夷也白狄也赤狄也山戎也戎蠻也陸渾戎也姜

戎也是不一名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公作盛）伯來奔

左氏傳十一年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

辯疑趙子曰案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一何乖繆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

奔猶但稱名況於郕未嗣位乎且春秋正王綱之節乃云為魯公以諸侯迎之之故即書曰郕伯乃春秋柰王綱也一何厚誣邪劉氏權衡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真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

公羊傳失地之君也

泰山孫氏曰諸侯播越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

國也綮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

齊為附庸此而來奔齊所偪爾故不名

常山劉氏曰太子位當世立國人弗立而來奔聖人

即書其爵以其當立為君也郕人豈可絶之哉春

秋大居正王道若此豈有亂乎

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

婚公許之

杜氏注復稱伯舍夷禮
三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别非先君之女也
高郵孫氏曰左氏經無子字
夏楚人圍巢
左氏傳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杜氏注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公作遂來聘

左氏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

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辨疑曰槩例外大夫來魯未命者皆書名無他義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

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
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
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任軍事好
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
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
怒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
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

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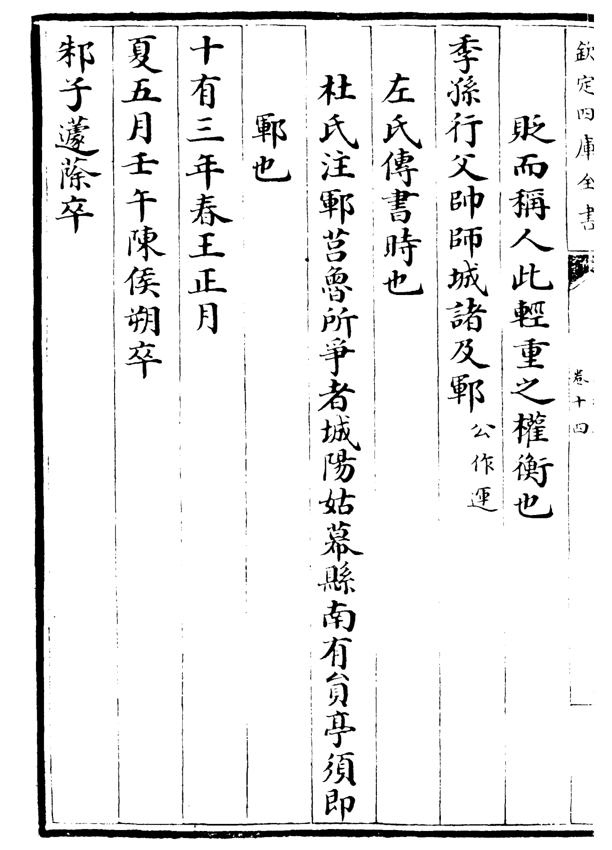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解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杜氏注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戰不書及交為主也如秦初伐晉而退而

晉復追之至河曲而戰之類也

武夷胡氏傳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



敗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公作運

左氏傳書時也

杜氏注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須即

鄆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左氏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公作世室屋壞

左氏傳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傳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

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
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
何譏爾久不修也

穀梁傳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
公曰宮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
敬也

杜氏注大廟之室

常山劉氏曰觀春秋之中文公事宗廟最為不謹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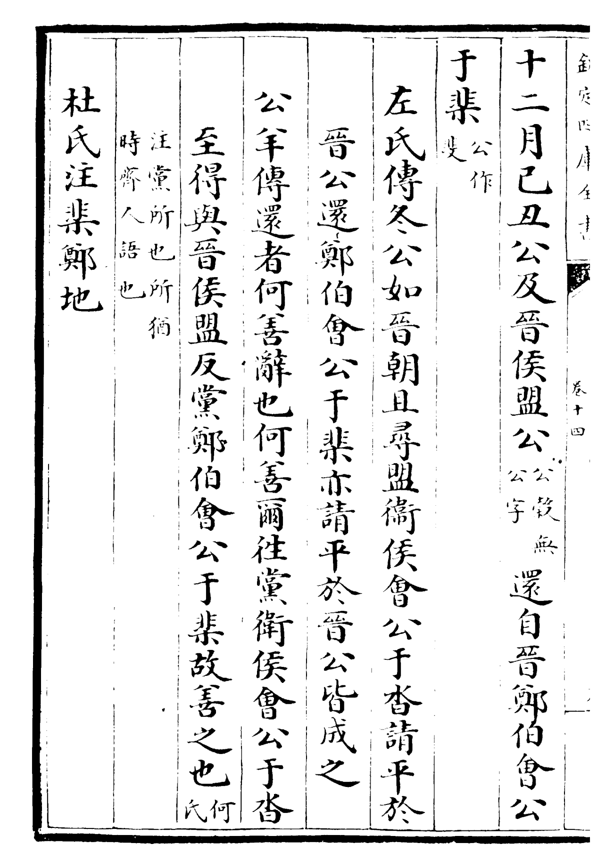
有大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呂氏曰君子之於宗廟有斯須不敢忘者非以崇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也推是心以為政雖不中不遠矣魯之為國至使大室屋壞其能有以及物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無公字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也已去魯而未至於晉也

狄侵衛



十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公穀無公字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公作斐

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何氏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

杜氏注棐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公作邾意下同）人伐我南鄙叔仲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外楚也

杜氏注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武夷胡氏傳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勿獲已者削而不書葢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服事楚國之實矣夷攷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中者魁中）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高郵孫氏曰星孛之異經書者三而皆曰有也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孛者何星闕所不知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公作接）菑于邾弗克納（公作邾婁）

左氏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勿從不祥乃還

穀梁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晩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陸氏纂例其自以為君而來爭國者則不論命與不命皆但名而已不言公子公孫言非復人臣也所謂當國者也齊小白莊九年陽生哀六年邾捷菑文十四年莒去疾昭元年之類是也

陸氏微旨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淳聞於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師皆有名氏則必非微者矣書曰人何也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從

故爲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禮而心可嘉者皆以諱

爲善

劉氏傳弗者遷辭也

武夷胡氏傳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

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

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

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

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廢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内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傳穆伯之從巳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劉氏傳大夫出奔曷為或卒或不卒或可以卒或可

以不卒曷為或可卒或可以不卒大夫去其宗廟爵禄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兄弟宗族猶存是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禄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兄弟宗族無存是非大夫而已矣卒之不可也

劉氏意林敖不循法度自絕於魯而猶卒之春秋不以為非以為君臣之閒厚莫重焉故君誠有禮於其臣可以死可以亡君誠有恩於其臣則臣雖死

雖亡而不怨也若是而國家之禍亂遠矣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姦惡也若未

踰年之君被弑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伐其位故異於此也

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弑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也

宋子哀來奔

左氏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

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陸氏纂例奔亡之美者莫過于子哀

武夷胡氏傳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宋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襄陵許氏曰大夫執雁義先去就如曹羈宋子哀蓋得之矣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傳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

劉氏傳子叔姬者何齊君舍之母也齊君舍之母則齊人何爲執之公子商人弒其君而暴其母單伯

如齊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人怒爲是執之何以不稱行人或曰不稱行人者非其所爲使也或曰附庸之君也生不名死不卒故執亦不稱行人也此一事也曷爲再言齊人嫌也

常山劉氏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致執其君之母齊人均有罪焉

武夷胡氏傳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

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齊人懐商人之私恚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賊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襄陵許氏曰使魯能修其政則齊亂可以義討今反遇辱而因晉以請為齊弱焉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前此魯亦暇矣而豫怠僭差政刑不敕卒困於齊斯豈非自取侮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杜氏注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

賓主以成禮爲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卑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請承命於亞旅

陸氏纂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啖子曰凡外臣來不言君使者皆有義

高郵孫氏曰華孫其君闇亂國事廢弛而賢臣外奔華孫懼鄰國之諸侯因其閒隙而侵伐之於是來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之大夫見於經者多矣其

以官舉者惟三人焉又皆在宋昭公之時也豈非禍亂之際則節義之士有以顯名於後歟

呂氏曰不言使自請之也稱司馬能其官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

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
杜氏注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
恩崇仁孝之教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大夫卒之而不以大夫
終之非魯也制人之君臣使上不行乎下非齊也
襄陵許氏曰以敖之醜奔而録卒録其喪歸春秋爲
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易曰
有子考无咎書曰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故聖

人以敎著敎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左氏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杜氏注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襄陵許氏曰言伐言入甚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伊川先生解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為也此盟為齊亂也

劉氏意林大者天地其次君臣道莫先焉晉為霸主

齊弑其君輿侯而莫能正晉則固有罪矣諸侯又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田恒弑簡公而孔子請討焉是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固以謂天地之道君臣之義是乃其宜也從此觀之盟于扈之意晉則固有罪而諸侯亦病矣

武夷胡氏傳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畧之也春秋於外裔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説者以為畧之也八國曷為畧之

等於外裔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外裔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田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於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而況於鄰國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劉氏意林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也彼其曰郯伯姬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哉曰春秋正名别賢不肖使弗相亂者也義屈則屈義直則直郯伯姬以罪出雖父母於其子而不敢以私愛害公義辭不教而已矣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罪於先君者也魯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直故謂之齊人來歸明罪之在也凡人之議法也所親則回所疎則察君子不然親則憐之而不以愛妨公

踈則容之而不以枉誣正所以見王者之事也

泰山孫氏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也商人既殺其子又絶其母甚矣

武夷胡氏傳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氏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

郳討其來朝也

杜氏注郳郳也

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弗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此仁義之所以日壞而兵革之所以方興夫豈特齊懿之暴戾無道皆晉靈趙盾之責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

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氏傳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羊傳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蘇氏曰公羊曰自是無疾不視朔也定哀之間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蓋不復視朔矣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言也然而五月書四不視朔則六月視朔矣視朔之廢非始於此也

穀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已甚矣

杜氏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

武夷胡氏傳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民治神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公作犀穀作師）丘

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郪丘

杜氏注郪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秋八月辛未聲姜薨

杜氏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公羊傳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梁傳毁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范氏注緩作王蹟僖公四不視朔毁泉臺之類

武夷胡氏傳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毁非安危治亂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毁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傳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

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

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公作處

左氏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

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武夷胡氏傳此襄夫人使帥甸攻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

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襃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伊川先生解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杜氏注自僖閔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

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公作聖姜

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泰山孫氏曰聲謚也九月而葬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

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武夷胡氏傳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

高郵孫氏曰人君之薨必於路寢非路寢者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罃卒

泰山孫氏曰秦康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

人不利其所欲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息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也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而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靦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毋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

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簒弒之漸所謂拔本塞

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傳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

列而數之也

劉氏意林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春秋之文有常有

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不相襲也變之甚微讀者難知也則以為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公子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決陽虎將竊國謀之晉而後發而經書子卒盜竊寶玉大弓其實尚隱故原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非常也使學者比其類揆其情因是而知之所謂微而顯志而晦者也非聖人孰能修之哉齊與人之大臣謀弑其君晉與人之陪隷謀覆其國意

俱惡而禍俱大此春秋所以異而惡之也

武夷胡氏傳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於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左氏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杜氏注惡大子視其母弟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未踰年君卒皆書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故不書崩薨而曰卒先君未葬則名之既葬則不名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於內也趙子曰子般子赤以被殺故不書地義與隱同子野非被殺而亦不書地闕文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人臣之心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穀梁傳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范氏注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有待貶絶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孫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高郵孫氏曰子赤見弒宣公立夫人姜氏不安于魯而大歸于齊聖人書之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然則宣公之弑不亦明歟

武夷胡氏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襄陵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乎故也所以惡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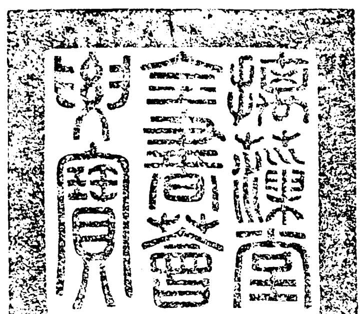
呂氏曰君死不正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自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

莒弑其君庶其

陸氏纂例稱國以弑自大臣也晉弑其君州蒲之類凡四莒吳薛

呂氏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其君則亦惡加夫一國也

春秋集解卷十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九十九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五

宋 呂本中 撰

宣公 名倭或作接文公子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高郵孫氏曰桓弑隱而立春秋月而不王以罪天王

之不能誅宣公弑子赤而立其罪同於桓公春秋

書月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聖人一十八年之間書王者四始終反覆欲其見討而竟不能於是而不王以為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臣賊子接迹以起而王者未嘗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惟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春秋於桓宣之惡非偏有輕重以桓公之時王猶可望而宣公之時竟無王也王猶可

望則可以待王之誅後竟無王於是書王以討之也

武夷胡氏傳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大小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大小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氏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自明也

武夷胡氏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大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婚於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倭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寢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氏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范氏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

武夷胡氏傳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惄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於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婚納婦而

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武夷胡氏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

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杜氏注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何氏注是是衛

常山劉氏曰諸侯專放大夫於義可乎唯罪輕於專

殺耳

武夷胡氏傳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

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

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

而盾芘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

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簒立踰年舉國臣子旣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於晉夫簒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

無存殁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絶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吕氏曰子赤卒夫人歸公即位逆女于齊又會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雖欲不疑於人不可得也已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武夷胡氏傳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於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於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

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杜氏注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伊川先生解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

彼强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武夷胡氏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四隣諸侯胥為無父無君之華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

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盖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襄陵許氏曰桓公既弑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弑以濟西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者唯利而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與擇至於弑父與君將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

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俱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

秋邾公作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穀梁傳遂繼事也

武夷胡氏傳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

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師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裴(公作棐)林伐鄭

左氏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

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

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

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

揚晉人乃還

杜氏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泰山孫氏曰此晉趙盾帥師救陳致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于棐林伐鄭也經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

晉師于棐林伐鄭者不與趙盾致四國之君也

武夷胡氏傳鄭在王畿之内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尊周室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型紊矣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

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公作柳）

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

之杜氏注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武夷胡氏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不

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詖已甚比諸伐楚

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

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

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

姓自登史策弑君於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

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武夷胡氏傳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

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傳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吕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

杜氏注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武夷胡氏傳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

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於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莫無遺策獨懵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

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襄陵許氏曰自襄至悼六伐晉獨此稱師則靈之季不競甚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

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礿鄭歸生受命於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葢楚人有詞於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

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唯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公作獋

左氏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辨疑曰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遂遠而君被殺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耳非謂越竟即無罪也

高郵孫氏曰趙盾之為大夫於晉其執政之久且專如此靈公無道而欲殺盾者數矣族人弒君而盾反不討又與之並立於朝然則弒君者誰歟盾也若盾者蓋陰弒其君而陽逃其跡實行其討而穿受其名者也有執政之久其賢聞於國人而靈公無道滋欲殺之出奔未遠而其族人乘國人之不悅而弒之盾反討賊猶未免也況不討乎春秋弒君多矣不必其身弒之他人弒之而已受其福者

孔子皆以弑賊誅之不論其同謀不同謀也弑隱公者公子翬也桓公被弑君之罪弑子赤者公子遂也而宣公受弑君之名必待其親弑然後罪之則姦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者常當其實也

武夷胡氏傳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

革其義云何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
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
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
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無将之心而意欲穿之
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
邪心而謹其漸也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
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
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

至於禽獸也幾希

襄陵許氏曰討賊發於忠憤嘗藥生於孝愛如擊其首而手應如徒跣疾馳而目視夷險有不待思焉而得勉焉而至者矣盾不討賊止不嘗藥此其不遂於理非其智之罪也所以誠其心於忠孝者有不至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公羊傳何休注匡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

止

武夷胡氏傳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寖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三望

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
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
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
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
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
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
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杜氏注四月而葬速

武夷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公作賁渾之公穀無之字戎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

曰在德不在鼎

武夷胡氏傳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雒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於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武夷胡氏傳桼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大過棟撓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左氏傳冬鄭穆公卒

四月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氏傳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氏注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

劉氏傳何言乎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譏何譏爾平

莒及鄭義也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伐莒強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已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不以有功沒其過不以不正治人之邪楚人殺陳夏徵舒則為義入陳則無道矣平莒及鄭則近正伐莒取向則有罪矣

武夷胡氏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

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恕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杜氏注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

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矣子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

蓋謂此也此與書趙盾之弑義同

武夷胡氏傳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

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

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舍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武夷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

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

冬楚子伐鄭

左氏傳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

自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范氏注高固齊之大夫而今與君接婚姻之禮故不言逆女

陸氏纂例春秋時有子叔姬者三公羊穀梁皆云同

母娣妹非也據稱子直為時君之子以别先君之子耳或云若是文公女不應有兩叔姬案伯仲之外餘稱叔故管叔蔡叔等即其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日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别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毁列卑朝廷慢宗

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於鄭子産辭而却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髙固請婚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榦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説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

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武夷胡氏傳案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

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於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令而即楚無乃於己有缺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襄陵許氏曰外志侵伐從兵書卿始於宣六年會討

書卿始於襄元年從兵書卿師師始於襄十年然終春秋世三國而止未有書卿帥師侵曰伐者猶戢之也說者以侵陳之役不書帥師委曲生意誤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公作螺）

武夷胡氏傳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

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改助法而稅民葢自此始矣經於螽蝝一物之變必書於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傳來盟者前定也

武夷胡氏傳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杜氏注萊國今東萊黄縣

武夷胡氏傳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莱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强陵弱是以為此舉也

大旱

冬公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左氏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

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杜氏注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武夷胡氏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

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歳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氏注聞

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劉氏傳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

武夷胡氏傳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左氏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劉氏傳大夫卒稱名仲者字也其曰仲遂何譏何譏爾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仲氏也

武夷胡氏傳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俾世大夫以荅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
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
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
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杜氏注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
内舞去籥惡其聲聞
武夷胡氏傳繹者祭之明日以賔尸也猶者可已之
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

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於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

杜氏注宣公母也

武夷胡氏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於大廟秦人歸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於大廟援例以立則從

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

於策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蓼穀作鄝）

左氏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

汭盟吳越而還

武夷胡氏傳案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

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

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将

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髪左袵之患矣經斯世者當

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注月三十日食

襄陵許氏曰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於莊王遂强諸夏大國惟有齊晉齊晉新有簒弑之禍内皆未安故楚乗弱横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水血色圍宋九月

析骸而炊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杜氏注敬謚嬴姓也

武夷胡氏傳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於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

以夫人薨以小君使祔於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

又曰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

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彜不可滅也傳説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塴于墓以弔賔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

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

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襄陵許氏曰子惡之弑謀自敬嬴故春秋因其雨不克葬而著咎徵焉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

城平陽

杜氏注今泰山有平陽縣

襄陽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為忘親愛矣不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强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武夷胡氏傳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於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於周而天下皆賢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

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狄比侵齊齊不敢報萊不犯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强而虐輕弱此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左氏傳言易也

杜氏注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

劉氏傳根牟者何附庸之國也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秋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黒臋卒于扈

左氏傳討不睦也杜氏注謀齊也陳侯不會杜氏注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陸氏纂例案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武夷胡氏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㑹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㑹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黒壤之㑹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㑹于黒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㑹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㑹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

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
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
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

武夷胡氏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
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
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

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販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師師救鄭

左氏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

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

吾死無日矣

武夷胡氏傳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

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

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

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案公羊傳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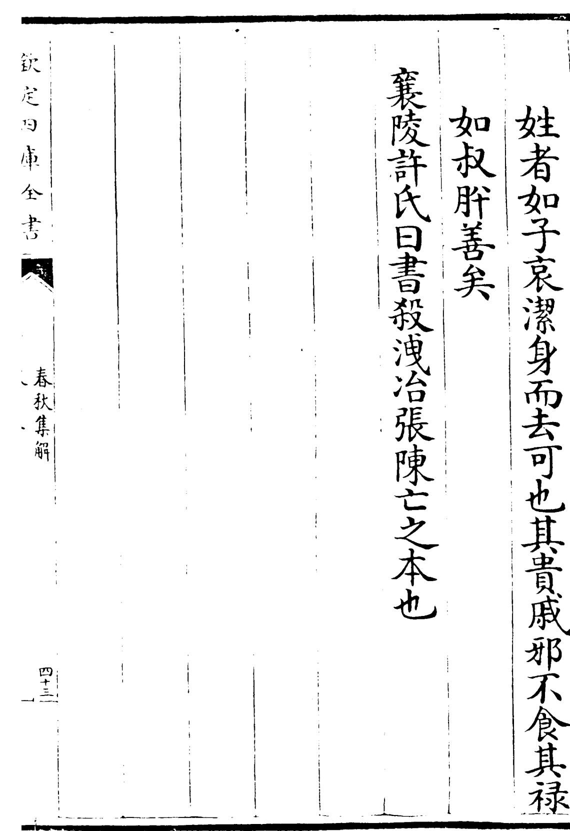
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公穀作泄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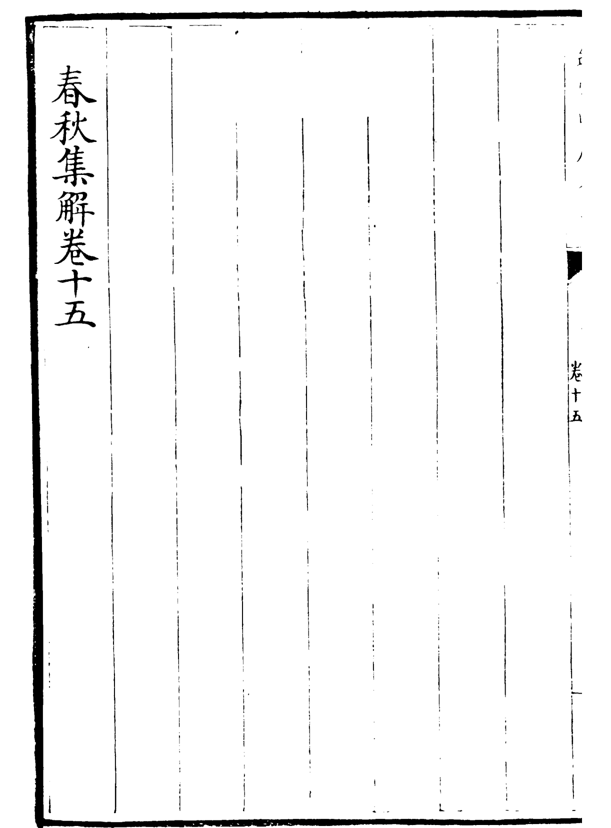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

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而獨無襃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媿夫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昬亂之朝若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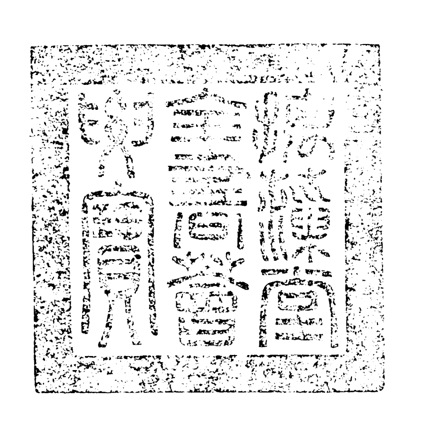


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邪不食其禄如叔肸善矣

襄陵許氏曰書殺洩冶張陳亡之本也



春秋集解卷十五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徐維